

网

络

VS

传统

VS

传统

VS

传统

VS

解析红尘系列丛书

骤雨淘心窗

主编／胡凡 刘伏军

一段刻骨铭心的情事

今世销魂

网络文学 VS

网络文学 PDG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卷首语

■ 胡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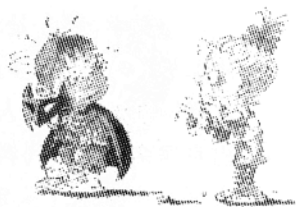
文学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正悄悄来临，以极其兴猛的态势优生于我们日渐丰富的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通过几年“精英”们的辛勤耕耘和原创交流与传播，这个名叫“网络文学”的新生儿愈来愈表现出充满活力充满勃勃生机的生命力。包括所有的从事文字活动的传统型文化人、作家不得不分出精力对其或静或动地观察、参与、引导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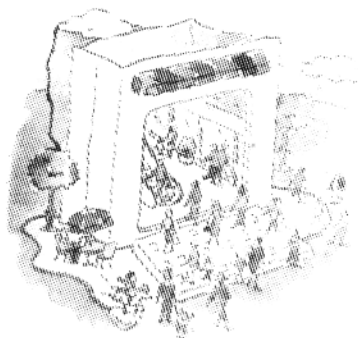
一场发生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可以称作“较量”的比武似乎不可避免。显然，初生的婴儿文学怎能匹敌于几千年繁衍出来的蔚为壮观的老夫子传统文学，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是也，这个鸡蛋碰那块石头是定了的。凭借什么，请看看坐在电脑互联网前的网络文人的队伍！年轻、高学历、理工科出身居多。从文科科班中走出来的，从自学中走出来的各类传统文人难道真敢小觑这般不同往日的

文学列阵？几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后，文学爱好者面对的将是一个文学瀚海？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短篇爱情小说、散文、纪实、生活小品这类文体是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我社从各类网站上、传统文学媒体上遴选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编纂成丛书，使读者在上网之余，或尚未有机会上网先行一步，暂以传统文学媒介领略网内外两个不同出生地的文化意境。欣赏的同时，或许可以产生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文化感受？两大文坛（当然一大一小）对阵切磋并非空隙来风？

网络文学代表着文学的未来，一种真正的文学，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创作任意发表的文字活动（王朔语），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学将以一种怎样的命运顺应这一潮流？是被网络吞并还是扼杀网络于摇篮，抑或二者兼而并之，合称一个叫做××文学股份有限公司，也未可知。





目 录

卷首语

芳心脱轨

君子远庖厨

美妇命贱随水漂

爱太深,她选择了云彩

拼死娶个女强人

四等舱里的隐情

相亲

好叔

茵茵青草地

绝育手术

自然同性相吸——无罪

红姑

轮回

伊 文 1

老实巴交 10

唐海练 13

飘 云 28

黄应秋 36

方爱平 41

曾国民 50

渊大林 55

小 牛 63

黄佩华 77

真 我 89

阿 渊 92

利 人 96



枪响军帐	蓝晶莹 100
狗日的家	刘剑玲 103
难忘黄手绢	佚名 111
新婚感受	陈三三 114
三月紫花紫	李虎山 116
痴人的生活标准	欧阳启明 124
阿达的木屋	佚名 130
一代枭雄	mikko 143
肉麻一回	莫名 157
六月六看谷秀	李立泰 168
女人是家	耕人 179
兵嫂	佚名 183
更美丽的绚景在悄悄等我	甄甄 189
可可	刘剑玲 195
走进红粉圈	武歆 205
灵魂的距离	竺萱 212
冬	佚名 216



孤独无处

电话历险

地边

女人是一棵树

今夜的诱惑

蝴蝶风筝

蒨 言 225

曾有情 243

苏小玲 246

周战生 258

竺 萱 267

楚 梦 271

芳心脱轨 ■伊文

清晨,雨淅淅沥沥,她不禁烦恼,匆匆地梳洗准备,心里上上下下,等到一切弄妥贴,整装待发,约定的时间也到了,仍不见他的影子,她到阳台上去张望了好几次,一边自我安慰是雨天不作美,一边又很委屈,觉得到底还不是很浪漫,不象小说里常说的风雨无阻,更不必说海枯石烂一类了。她越来越烦躁,雨声也一直不停地敲打她,她又懒懒地躺到了床上。

他们的相遇是偶然而浪漫的。那是去年春末,她正是失意时,为散散心,一个人离开N市到海滨的B市去。一个傍晚,她坐在海边听涛,无独有偶,从N市来此出差的他也是大海的迷恋者,他并不失意,但也没什么可得意的,生活平静令人无奈、乏味。奇怪的是两人就象赶了一天路的行旅人,在林子里的小客店里相遇,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却在海边,伴着涛声,彼此将自己整个赤裸裸的心灵向对方袒露了。她失意和痛苦的故事,于他无异是新奇的,她的坦诚和信任,令他惊奇和感动。他的逍遥而平淡的故事,于她是一种宁静,一种向往,而他的平静背后的怅意与失落令她似解非解。在那一刻,他们竟像知己的老友一样,毫无遮拦地,被一种奇异的力量,紧紧地拉在一起,彼此要把心底的污垢和沉淀弄个干净,让对方看个明白,虽然他们完全不认识,却觉得比任何已认识的朋友,值得信赖,值得推心置腹。他们这样的投机,实在是奇怪的。这就是他和她奇特的相恋的开头。

想起这,她的脸上泛起一个笑意,一个晚上,沙滩边,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并肩而坐,娓娓交谈。这样的相识,这样的情景,

可以幻化成电影镜头，但从宿命论看，这种关系演化成恋情实在有些游戏，沙滩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潮涨潮落，亦真亦幻。

“嗒，嗒”，很熟悉的钥匙敲门声，她翻身而起，他拎着湿淋淋的雨衣，裤腿挽得很高，趿一双凉鞋站在门口，对迟到根本若无其事，顺理成章的样子，她不禁又是一阵委屈涌上心头，嘟囔了一句，他却振振有辞地说：

“你没看见下雨吗？我在家等了好一阵的，决定不下，先过来看看。”

她倒也很快释然，觉得是自己太小心眼儿。

“怎么样？你打算如何？这样吧，我们等一会儿，雨停了，就照计划去玩，雨不停，就只好另作打算了，找机会再去玩。”

“好吧。”她有些丧气。

好象是天照应，零零星星的，雨真的渐渐停了下来。

“我们走吧，不过天气不好，玩的人太少，恐怕服务行业不营业呢。”他有些担忧。

她也很发愁，他们好不容易获得这样一块真空的时间，又可以避开众人耳目，她不愿意轻易放弃，而且这样的天气，游人稀少，对他们却是有利的，他们不愿意碰到任何可能的熟人。

俩人都有些茫然，既渴望着一份愉悦，又有一份担忧，上路了。

W湖并不远，骑车也就两个来小时。很快到了郊外，骑行在大片绿茵茵的稻田之间，空气很新，湿润的泥土清香和着稻田特有的禾香，俩人都深深地吸气，舒坦极了。一瞬间，她觉得平素里的一切不快、烦恼和痛苦皆烟消云散，她眼前只有令人醉心的绿苗和远处朦胧苍碧的大山，她真想躺到这大地的怀抱中，舒畅地伸开手脚，融入其中。

他知道她的感受，有些好笑，她没有插队的经历，对农村少

见多怪，不过，他又很开心，只因为她开心。他知道，她一直在逃避他已经有了妻子的现实，他不奢望她能完全忘记事实，但至少不想提醒她，或者忘记一时也好，看到她开心，他也觉得一份怡然，很愿意她总是这样开心，他喜欢看她笑吟吟的样子。

W湖到了，他们好像是来到了鲁滨逊小岛，平日游人如云的风景区，今天却是那样安静而神秘，偌大的湖面上，不见片舟孤影，隐约可见岸那边有一、二小点，大约是钓鱼翁。天赐良机，阴阴的天，光照不足，正可以避被烈日灼伤，更可人的是，一应服务设施照常营业，真是天关照。俩人都很兴奋，草草吃了些点心权当午饭，就带着泳圈，撑起小船扑向欢迎他们的W湖。

太好了！不一会，小船就划过了湖心小岛，刚刚下船的湖岸，水边依稀，山已朦朦胧，他们并肩坐在小船中央，忽然都停了手，他望着她，脸红红的，还有晶莹的汗珠。她也望望他，深沉的目光，发达的胸肌，她忽然想靠在他的怀里，轻轻地抚摸他，静静地注视他的明眸，飘荡在水天之间。俩人相视良久，忽然都感到不安。

“你看，那边也有一条船，怎么没人？”他说。

“噢，真的，两个小孩儿，泡在水里呢。现在的孩子可真会生活。”

着一点红装的小孩逍遥地躺在泳圈上，由小伙伴随意推摇。他和她相视一笑。

“下水吗？”

“再等一下吧，我们划近些，认识一下小朋友怎么样？”他忽然孩子般兴起。

“好哇，不过会不会坏了人家兴致呀？”

船靠近了，才发现是一对小情人，正搂着亲热呢，完全旁若无人。她看看他，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说：

“这么小的孩子，太小了……”一边坐到船尾巴上，把脚泡到凉习习的水中，叹了口气，有些幽怨，她就永不能有这样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权利，永远象个偷儿，她侧身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有些烦躁。

“拿泳圈来，我到水里去。”

这时，沉沉的天又飘起细雨，一丝丝，打在水面上，溅起一点点小水花，很有趣。水里很温暖，她慢慢地泡下去，慢慢地游，感觉水的温柔抚摸，感觉丝丝凉雨拂面，一股暖意在胸间回荡。

忽然，她一下子没攀牢泳圈，有些害怕了，她的水性不好，叫道：

“你下来吧，我还是害怕。”

他一直很怡然地在船上看着她，看着山和水，自从结识了她，他的生活不再是平淡的了，而且赋予了冒险的刺激，她使她有了许多从前未有的感受，仿佛给他的生命注了新的活力，他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觉得从前平静得乏味的生活现在一天天的富有情致，工作起来干劲十足，好奇心，求知心，上进心，使他整个人都灵动起来。更奇怪的是，在家庭的生活上，非但没有因为她的出现引起不和，反而与妻子的关系更协调了，也许是不再苛求以前在妻子那儿得不到的东西。这使他庆幸而又欣喜，当然，他也不安，毕竟他和她是非份的，他也不知道他和她将来的结局如何，他希望维持是现状，但又知道这样太自私，太危险，他的心里有一份喜悦，一份惶惑，一份愧疚，而终究没有走出矛盾来。

此时，听到喊声，也下了水，几个漂亮的弧圈划过，便来到她身边。

一经触碰到他结实的身体，她马上安定了下来。抓牢了他

的手臂。他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带着她慢慢地游着，还不时地变换仰泳、蛙泳、自由泳等等，展示他富有力度和节奏感的优美泳姿。她笑吟吟地看着他，此一刻，眼前唯有他了，她觉得很温暖，很惬意，只有他和她，没有人打扰，也不会不安恐慌，不会为他们荒唐的相恋而忧烦。在这丝丝雨中，她忘却了忧愁，安然知足，心里说一句，“但愿天长地久。”

尔后，他也让她躺在泳圈里，摇着她转圈，让她赏尽一道又一道风景，自己也欣赏她贵如女王的神气。她蜷于水中，悠悠荡荡，欲仙欲醉。湖的四周，山很青，偶或有一山坳，朦胧苍翠，让人想象不尽的大山深处，青青芳草地，鲜嫩欲滴，非常可人。她真是满心知足，觉得青山绿水，天地悠悠，又有一个情人在关照你，丝丝凉雨拂面，就象情人温柔的手指，她安然地聆听着自然之声，一边欣赏自然之美，一边享受这“水床”的温馨与爱抚。

这时，他却咕了一声，“小船漂那边去了”，便放开她，奋力去追小船，要顾及小船，倒不能尽兴游泳了，他俩只好又上船，想把船划到湖心小岛边去搁浅。

这时，雨停了，云也飘走了，阳光直射了下来，虽然不是骄阳，可雨后的光照，从水面上折射过来，也很灼人。两人身上都是泳装，有些吃不消了，又正是逆风船，很不轻松，一转眼间，浪漫情调尽失。

相对的，自然是她的力气小些，所以小船老是打转转。她已满身满脸是汗，他往往只能停了手，有些无奈地看着她。她是很敏感的，为这种不协调不安起来，刚刚很平和怡然的心境被打破了，她咬了牙，奋力地要与他保持一致，小船又飘飘摇摇地前行了。他原是有些沮丧的，此时看她咬牙的神情，又有些喜欢，一时俩人都陷入了沉默。划船的痛苦，仿佛是他和她的奇特旅程艰辛的象征。



俩人这么默默地用力划，倒也很快到了湖心小岛边，回头看去，那小岛上依稀可见一点红，大约是水中的那对小情人上了那岛。

太阳太逼人，俩人稍为休整，就又泡到水

里去了。

游了一阵，她有些累了，把耳朵贴在水面上凝神倾听，“叮咚”，“叮咚”，水声凝重而清脆，碰击着泳圈，她很欣喜，象孩子般地告诉他。水的上层很温暖，把脚伸到深一层，又很凉，她又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一湖水中何以有这样的温差。他陪着她嬉戏一阵之后，独自向远处游去，她看着他矫健的身影渐渐离去，陷入了沉思。

她一向自认命苦，却在失意中遇到了他。他们彼此志趣、情调是这样的相投，在一起，就有一种心底里的欢悦，彼此吸引，她很快走出了失意的阴影，她知道眼前的男人给了她多大爱心和力量，她很知足，她认定她的生命是系在这个人的手心里的了，只是命运并不把她交给他，他的手心里已先牵系了另一个女人的生命，这又是她的命苦。

想到那个女人，她有些黯然。她知道他也爱那个女人，终究不会离开她。她与那女人是完全不相关的类型，他喜欢这种，也喜欢那种，既有兼有的欲望，又有愧疚的矛盾。这在常人看来，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意味，可她知道他倒也不是成心骗她的。他的爱是认真的、深沉的，也是矛盾的。从喜欢她的那一刻起，

他一直解不开这个结。面对她的时候，他只希望自己对她的这份喜爱也给她带来欢愉，他做到了，和他在一起，她很开心，只有他们俩的时候，她极其自然、纯真地表现自己，表露对他的爱意，她是痴情的，不顾这种爱不合乎社会伦理道义。但是，他有意无意中令她痛绝，他把她从创伤和孤单中引入了丰富美妙的两人世界，却并不能给予她一个完整的两人世界。而且，因为不可得而愈富予诱惑力，这无疑是把她又推到另一种创伤和孤单中，这对她是残忍的。何况，他们毕竟生活在人群中，不可能超然世外。生活中，点点滴滴，常常触痛她的心灵。她既觉得愧对他的“她”，又觉得自己和他之间不公平，觉得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很卑琐，因为这里永远只有黑暗，没有阳光，永远只能是这么偷偷摸摸的，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能堂堂正正地爱她所爱。而且一经踏入这个畸形的两人世界，明知不可为，她却不知道如何退出，她爱他，无法放弃，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形？就象有支歌里唱的：“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她”……

在她这样的沉思冥想的时候，他已不知什么时候游出去很远，几乎看不到他时隐时现的脑袋了。她忽然惊骇，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满眼是泪，他毕竟不属于她，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他在她的生活中永远都象此情此景，时隐时现，若即若离。分手是最好的解脱，但自己受不了，他也不好受，怎么？她常常为此左右为难，泪流不止。这时，这个永远的矛盾又袭上心头，她忽然想，如果这时一松手，倒也一切罢了，什么欢乐与痛苦俱往矣，既解脱了他，也解脱了自己，想着她就真的放开了泳圈，屏住呼吸，把头慢慢地没进了水里。水底世界混浊不清，立时，她感到呼吸急促，害怕使她闭起了眼睛，一下子一片漆黑，她忽然很害怕，不知道这深不可测的水底将如何吞蚀她，不知道生命的另

一端是什么样子，一种求生的本能促使她伸手去抓泳圈，她的头也跟着浮出水面，她猛醒过来，哭了起来，而此时，他仍在远处，她更觉孤独、害怕，想到刚才一念之差真的不再上来，就永远不能再见他，他会怎么想，怎么做？他将如何向人们作交代？她又觉得自己太自私，为自己的猛醒又有了一点点欣慰。

他又游近她了，很舒畅的样子，很想把这种舒畅也分一份给她，却看她神情有些萎顿，很凄清茫然的样子，仔细看看，并分不清她的脸上是泪水还是湖水打湿的，有些不明白，以为是自己离开她时间长了，让她孤单了，不觉有些怜爱，伸手揽过她来，问道：

“想什么呢？累了吗？”

她摇摇头，把头靠在他肩上，紧紧抱着他。

他叹了一口气，摸不透她的心思，估计她又在瞎想了，有些心疼她，却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静静地拥着她，在水中他们仿佛成了一个人，又暂时地得到了安宁，而她的心却永远得不到这种切实的倚靠，得不到稍长一刻的安宁。俩人都没有说话，相拥着静静地躺在水中。

“哗……哗……”，远处的什么声响惊动了他和她，他们抬头四望，忽然被吸引住了，那是什么？远山苍翠被阵阵迷雾遮盖，呵！山中大雨倾盆，烟雨迷蒙，那“哗哗”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更叫他们惊奇的是，那沉云一块块地压了下来，逼近他们了，很快，那密集的雨点敲打到湖面上来了，溅起一大朵一大朵的水花。俩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色，还没等他们醒悟过来，雨滴密而急，打得人生疼，俩人象孩子一样开心得嘻嘻笑，然后又哇哇地乱叫，一边互相拍打，溅起更大的水花。

好一阵大雨，足有十多分钟，乌云跑到远处去了。他和她也已很累，看看山更绿了，水面上细波轻摇，令人舒畅。她复又躺

到他的怀中，闭起眼，让他轻托着她的脑袋，在水中给她柔柔地梳洗她的长发，享受着水波和他给她的爱抚。他很动情地看着她，忽然她感到了他的热吻，她把眼睁开了，很深情地去望他的眼，在他清澈的瞳孔里，她看到了自己。

“累了吗？我们上岸好吗？开心吗？”

她点了点头。

这场雨过，天没有再晴，暮色也渐重，他们踏上了归程，她靠在他的背上，默默无语，很尽情，很疲累，她很感激他，又感到一阵阵的失落，这欢快的一天仿佛是个梦，留给 W 湖了。凡事都有始终，得也即是失。她有些糊涂了。他则急慌慌地赶路，单车踩得飞快，生怕躲不过将又要来的大暴雨。

他和她不应该相处得这样亲密，而今带着彷徨和迷惑，又要回到人群中去，回到现实中去，他们永远有种想放弃而又难以割舍的矛盾。山野还是那么清新宜人，只是天更重更低了。大山为背景，碧绿相临的稻田间，远远的一辆破单车，载着这两个年青人。这情景仿佛是一幅画，他们渐渐地走近，渐渐地走出画外去了，那幅画也渐渐地远去，就象一场梦，渐渐地模糊，倏忽之间消失了。





君子远庖厨

■老实巴交

大丈夫老高，既不老，也不高，可自有自的活法。

老高并不老，才二十八岁。

老高也不高，只有一米六八。

最令人称奇的是，老高根本姓高，姓张。

至于老高为什么叫老高，已经无从考究，是我们“光棍教”的四大谜团之一。似乎自从盘古开天辟地的那天起，他就叫老高。

孱弱白面书生的外表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伟岸的堂堂大丈夫，他是我们“光棍教”的名誉教主——前任正宗教主。这个名誉职称是他死活要来的，他口口声声宣称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绝不离教。

早在几年前，妈妈曾暗示我，这个男孩不错，我赶紧摇头如拨浪鼓状：不行不行，此人大男子主义太重，绝非最佳女婿人选。

那个时候他每说一句话，前面必得加一句男子汉大丈夫如何如何，还喜欢翘起蓄着长长指甲的小指，对会下厨做饭的男教徒们不屑一顾，不厌其烦地再三教诲：君子远庖厨。他在教中

不断慷慨激昂地宣扬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毒害群众。他总是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因为顶在我们头上的那片东西由东南西北四边组成，其它的由男子汉们撑着呢。引得女教徒们纷纷不满，群雌粥粥，要将他驱逐出教。

他一直信誓旦旦要把教底坐穿，是我们中第一人找到朋友并第一个结婚的人。对此他倒振振有词，说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男子汉大丈夫的，为了给大家辟一条革命道路，把自己给豁出去了。小伙子们便找他要革命经验，他却每每笑而不答，一脸的神秘莫测。直到对他提耳灌酒，严刑逼供，这才从牙齿缝中极其轻蔑地挤出一句话：别忘了带上你们的鞭子，引得大家嗷嗷的一声怪叫。

但凡想到他那娇滴滴的新娘子，不免忧心忡忡，嫁这样一位稀世少有的大男子主义者，定是过得暗无天日，至于蓬头垢面，油污满身，指日可待。

他总是说夫人见他如何禁若寒蝉，如老鼠见猫，自家气焰如何嚣张。

说也奇怪，自从婚后，素有酒坛子之称的老高酒量突然剧减，出来宵夜刚到十点准定称醉，高呼头晕目眩，要回家睡去。如此二三次之后，大家瞧出些许蹊跷，一惯刁钻古怪的小李便故意在他呼醉时强拉不放，但见他不断跑去墙角，对着手机连连点头如捣蒜。而且他的囊中似乎日渐羞涩，一贯呼天抢地领先买单的人慢慢萎缩下去，如若打牌输钱总是叮嘱再三，千万莫要让夫人知晓。

如携夫人同游，平素高谈阔论，与女教徒火火热热打成一片的他，也必三缄其口，任人宰割不敢言声。

一日上老高家聚会，事不凑巧，教主夫人因事崴了脚脖子。他不厌其烦地从五楼背上背下，气喘如牛，嘴上倒也不肖清